

事業以外

《29+1》，一套舞台劇改編的香港電影，原本想在戲院看，但因為種種原因，直到昨天晚上才能在收費電影台偶遇。

29+1，意指剛剛踏入三十歲的女性。我跟內子笑說：「這電影不適合我們這些39+1以上的人看啊。」但投入故事之後，卻又發現有許多適合我們的元素。由於舞台劇是2005年首演，故事設定的30歲，就在2005年，這倒切合了我們的時代，彷彿十多年之後，回望自己的三十歲，又與劇中人有那些雷同？

劇中有兩位主角，周秀娜飾演的林若君，是一個女強人，有自己的職業、理想，可是卻忽略了家人、男友，當她接連受到打擊，父親離世、被業主逼遷、男友離去之後，才發現沒有人可以傾訴，才發現自以為很獨立，但其實很依賴。當她無助的時候，偶然揭開鄭欣宜飾演的黃天樂的日記，進入了這個無事業無家庭無男朋友，只有快樂和朋友的世界。在她眼中，黃天樂一無所有，卻比她快樂，她不禁詰問：「為什麼你要那麼開心，為什麼你總是回憶過去？」然後，反思

自己的生命一直向前衝，自以為站到了人生的高峰，但其實失去了許多。

事業，跟其他所有角色包括家人、朋友、情人等的衝突，在香港是一個永恆的課題。林若君有一個偶像，就是由金燕玲飾演的老闆，她代表著一直在事業上衝刺的林若君的未來，一個放棄了家庭而成就事業的未來。在社會上，就如在林若君眼中，她是楷模，是成功的指標；但別人眼中的成功，是否就是自己心中的成功？當然，林若君也好，老闆也好，都是戲劇化了、極端化了的人物，我們大部分人，都是都市的小人物，或許沒有如此強的事業心，但在工作期間父母打電話來感到不耐煩、覺得被打擾的情節，卻是生活的日常。我們常常覺得辦公室是一個監獄，我們常常希望得到自由，但不知不覺間，困着我們的，不是辦公室，而是自己。

劇中，當父親離世，林若君恨錯難返，是老掉大牙的「子欲養而親不待」的情況，但卻總是我們仍然會一再忽略的大道理。戲是否如人生，當看我們反思了幾多。

風陵夜話

耶生

yeahstudio55555@gmail.com

逢周二、三、五、六見報



華語片缺席柏林

美國片《忘形水》去年獲得威尼斯影展最佳影片獎，啞女愛上了同樣無言的被囚禁的水棲人，拯救與別離，這樣的童話愛情放在1963年美國冷戰時期的大背景中，啞女成為太空研究所的清潔工，水棲人是美國與前蘇聯爭奪的秘密武器，諜戰成為浪漫愛情的助推器。編導給啞女還安排了鄰居，是位同志畫家，他們租屋在一家影院的樓上，這組空間與太空研究所成為影片兩大主場景，以綠與紅作為主色調，美術設計很風格化，導演完全在寫意中抒寫浪漫的人獸深情。啞女的人物設置，讓影片致敬了默片時代歌舞片，百老匯式的浪漫曲風，濃郁的懷舊感貫穿影片，卻不見滯重陳腐，讓觀眾始終保持着愉悅的觀影感受。童話、愛情、諜戰甚至同志等多種元素統一在影片中，兼顧歐洲觀眾口味，意趣盎然。

《忘形水》是典型的陳釀裝新瓶，在藝術形式上令人耳目一新。但畢竟是陳釀，假如今年康城沒有《The Square》（港譯《方寸見人心》）這

樣現實主義力作，那麼《忘形水》是絕對符合康城影展口味的，它退居威尼斯，自然會奪冠。這兩部奪冠影片都是歐美觀眾特別是影展評委熟悉的生活與題材，藝術表達有功底更有創新。而同期參賽的華語片是內地的《嘉年華》，寫的是中國未成年女學生遭性侵犯的故事，在題材與表達的新穎度上，該片就對歐美觀眾缺乏親和力與吸引力，自然就成了未獲任何獎項的陪跑者。

三大影展的文化土壤是歐美，亞洲文化裏的華語片甚至日本電影都是點綴的亞文化系，真能在康城奪冠的華語片，在該片確實傑出的前提下，也說明當年歐美參賽片是了無新意的。可惜，近年歐美電影進步太快，華語片若故步自封，就只能無緣三大影展了。

(下)

雁南飛

楊勁松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寫作是一種習慣

出生於一九五〇年的Nora Roberts大概是美國最成功的言情小說作家。她一九八〇年出版第一部小說，一九九六年發表了第一百部小說，到二〇一二已出版了兩百部。一九九九年以來，她每部小說都榮登《紐約時報》暢銷書榜單，總共有至少一百二十四部小說獲此殊榮，其中二十九部曾位列榜首。截至二〇〇九年，她付梓印刷的小說超過四億本，遠銷三十五個國家，還多次被改編為電視、電影。

這位作家只完成了高中教育，在延續了十七年的第一次婚姻中一直擔任全職太太。她開始寫作，是因為一九七九年寒冬的暴雪把她和兩個年幼的兒子困在家中，而「巧克力儲備在減少」。那她多年來是怎麼維持高產優質的輝煌記錄的呢？

她說：「等待繆思光顧的作家只會失業。」她每天寫作八小時，雷打不動，哪怕休假也如此。她每年完成三四部小說，每本寫作流程如下：首先確定一個核心事件、人物或場景，然後寫出包含主要情節元素的簡短初稿；接著從頭加入細節，豐滿人物性格，也豐富小說的「色彩和質感」；最後將稿子潤色，寄給經紀人。

國內網絡文學「大咖」的年收入足以登上富豪榜。但「若要人前顯貴，就得人後受罪」。除非有個流水線生產的創作團隊，他們必須枯坐電腦前，每天碼字幾萬甚至十萬以上。何況，有一位名利雙收的，就有無數還在寂寞中苦熬的網文寫手。

國外研究者將「一萬小時」視為「魔法數字」，認為從事任何行業，無論動腦還是動手，不管是音樂、美術等「勞心」藝術，還是體育、製造等「勞力」工種，認真練習一萬小時以上才能成功。Roberts的巨大成功正是她辛勤工作的結果。

「寫作不是藝術，甚至不是技術，而是一種習慣。」Roberts斯言誠然。

墟里

葉歌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神獸的複雜合體

閻姓閻情

李英豪

逢周五見報



歷來遇過好幾名財力充裕的收藏者，不惜巨資購進一些商、周時代青銅器，炫耀人前；不過，其中很多屬近仿贗品。原來他們只傾慕高古青銅器的「名氣」，以示自己有「文化品味」，根本上連那時特有的形制、紋飾特點、鑄法和用途等等並不大清楚，故易為奸商魚目混珠，乘虛而入。

附圖為周代鑄製「日己」青銅觥，一九七六年陝西扶風出土。推算應為公元前九世紀之器，大概是西周昭王期間；現藏博物館。其造型詭異，紋樣怪誕，好像集多種神獸於一身，布滿碩大饕餮紋，以及一

些變化多端的顧首夔紋等。觥體作長方形；觥蓋前端是鼓目怪獸，豎立一雙五角似長柄菇形，是否傳說中「有首無身、食人未咽、害及其身」的饕餮，難以確定，因屬幻想出來的神獸。一些若斷若續的夔紋，似時隱時現的龍脊；大尾鸞長好比鳳鳥。同地出土的觥，造型各異，有如羊頭曲角者、有「鑿」如象鼻或鷲鳥者；但整體視之，宛似蹲伏的怪獸。商、周時的青銅觥，是一



種盛酒器；又寫作「觥」。《說文》釋為：「兕牛角，可以飲者也。」《詩·周南·卷耳》有「我姑酌彼兕觥」之句。其形制優美，皆獨一無二。近仿者不察其複雜的合體，僅摹其外形大概，十分粗略簡陋；紋飾更不倫不類，亂七八糟，大有雲壤之別。王國維《觀堂集林》指有蓋作牛頭形者為「觥」，其無蓋者為「匱」。此一釋義早為人質疑。其實，匱為西周中期才出現的青銅盃手注水器，形制不同。出土實物亦證實觥同樣有獸頭形蓋；從殷商晚期有觥出現起至西周，青銅觥不只有牛頭形蓋，還常見虎頭蓋、龍首蓋、象頭蓋和卷角獸頭蓋等；較少見的為虎兜合體式（應屬晚商之器）。現今這些獨特的青銅觥，俱為珍罕文物。

「余嘗寓居惠州嘉祐寺，縱步松風亭下。足力疲乏，思欲就亭息。望亭宇尚在木末，意謂是如何得到？良久，忽曰：『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？』由是如掛鉤之魚，忽得解脫。若人悟此，雖兵陣相接，鼓聲如雷霆，進則死敵，退則死法，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。」（宋·蘇軾《東坡志林·卷一·記遊松風亭》）

東坡先生住在惠州嘉祐寺的時候，有一天信步走到松風亭下，感到腿酸疲乏，很想到亭子裏去休息一會兒。可是抬頭一看，松風亭還在高處，心想這可如何爬得上去呢？苦思良久，忽然想到

此間有甚麼歇不得處

；幹嗎非要到亭子裏才休息啊，難道這裏就不能休息嗎？這麼一想，心情一下子就放鬆了，就像已經掛在魚鈎上的魚兒忽然得到了解脫。

東坡不愧為曠達之士，一件本來令人沮喪的遭遇，換個角度想想，立馬豁然開朗，「由是如掛鉤之魚，忽得解脫」。這種思考方式，在後來吃齋過程中不斷從蘇軾筆下表現出來，這既是蘇軾對自己生活困境的一種積極反抗——以

樂處哀，又是蘇軾在具體現實中始終不墮其精神品格、自我提升到一種曠達開闊境地的呈示。

從「意謂是如何得到」，悟出世間「有甚麼歇不得處」的道理，這種即時放下，隨遇而安，「當恁麼時也不妨熟歇」的曠達態度，正是蘇軾從自己豐富的人生磨礪中而來的。這在當代著名學者啓功身上也有鮮明體現。啓功曾被打成「右派」，這當然是人生中的大不幸

是文化創意嗎？

地，男人都戰死了，但家中三姐妹正好外出，回來甚是悲痛，便守在這裏紀念家人，日久成了三座山。若拋開「麥當勞」三個字，這傳說的價值就等同我們無數的「望夫石」，是些口口相傳的民間傳說，是成本低廉的文化創意故事。

談到為中國人景仰的莎士比亞，陳先生也語出驚人。他說歷史上根本沒有這麼個人，是文化創意編造出來的。他說莎士比亞是十六世紀的人，英國那時的檔案已保存得非常完整，但卻查無此人。另，莎士比亞劇作用詞達二萬，但當時民間用詞不過九千，只有培根領導的造詞小組才可能掌握兩萬的詞彙量，培根是同時代的宮中大臣。三是莎士比亞寫的宮廷生活，沒在宮中生活過的人是

寫不出來的，莎士比亞根本沒這段歷史。最後陳先生說：所謂的莎士比亞只是虛構人物，那些劇作是宮中伊麗莎白一世與其手下的女官及培根的作品。因那時戲劇不能登大雅之堂，便假莎士比亞之名流傳出宮。

聽陳一席話，三觀盡毀。後來才知道歷史上對莎士比亞的存在有爭議，陳不過是說出了其中一種看法。我們久思不解，被我們崇拜已久的莎士比亞，真只是一個創意人物嗎？

人與歲月

凡心

fanxinw@hotmail.com

逢周三、五、日見報



像一張白紙

究竟是講者無心，還是我聽者有意，但我聽來，就等於是長輩B說長輩A：「是你無家教。」當場的人不以為然，這可能是長輩B的暗諷技巧太高，又或是我小人之心，但也可能是「小孩像一張白紙」一說，實在深入人心。

「人心就像白紙／白板（tabula rasa）」之說，早見於亞里士多德的哲學，直至十七世紀英國哲學家洛克（John Locke）的名著《人類理解論》而廣為人知，洛克寫道：「我認為，應該用『概念』這個詞來表示所有人類悟性的對象。我自己就用它來表示心靈的『概念』、『幻象』或者在思維中運用的東西。我們可以假設人心就像白紙，沒有任何痕跡，沒有任何觀念。人類無限的想像在人的心靈上刻畫出幾乎無限的東西，這些材

料是從何而來的呢？我可以用一句話來回答，它們都來自於經驗。」

當年的我，聽長輩B說「小孩像一張白紙」時，知道洛克人而不知道洛克，遑論洛克怎樣針對笛卡兒等人的「天賦觀念」以發展成經驗論哲學，以及萊布尼茨「有紋路的大理石」的心靈比喻云云，當時的我只是想：難道每一張白紙，都是一樣大小，一樣厚薄，一樣的白嗎？

甲蟲滾球

米哈

m.facebook.com/mihaandlouis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而今何事最相宜？宜睡

梳妝打扮，應對繁重的事務，就這樣日復一日，年復一年，像個高速運轉的機器，不知哪一天就廢了。注重形象的她，對此很焦慮。問我有什麼好的辦法嗎？我回答：「沒有辦法，不過你今天來了，我倒是有個小建議，別那麼優雅地端着，自然些。給你講個神仙故事吧：

陳搏老祖活了一百十八歲，與崔古關係很好。官家公子金礪拜訪崔古，希望他引薦一下陳搏。崔古說：「先生剛睡下，等他睡醒以後再來見吧！」金礪問：「先生要睡多久呢？」崔古說：「或許半年，或許三四個月，誰知道。」金礪快快而去。一年後，金礪遊華山時遇到陳搏，恭敬地上前拜見，請教道：「先生睡覺，難道也有微妙的道理嗎

？」陳搏微微一笑說：「如今的人們飽食終日，汲汲鑽營，精神被名利聲色擾亂，心智被佳餚美酒迷糊，倦了才睡，一夜要驚醒幾次，甚至有人徹夜難眠，這叫假睡。而高人睡覺時，無思無慾，恬靜安寧，這叫真睡真夢。」

我喝了口茶，說：「魏總，轉贈幾句陳搏說的話吧，常人無所重，惟睡乃為重。舉世皆為息，魂離神不動。覺來無所知，貪求心愈動。堪笑塵中人，不知夢是夢。」

醫趣錄

榮汝成

dr_rongrucheng@163.com

逢周五、六見報



買地起屋

市區百餘呎劏房，租金四千元起，香港何止是寸土寸金，根本是一呎萬金呀！並且，花了幾百萬幾千萬買的房，往往是某幢大廈的一個單位而已，頭頂上不是天空，而是另一個單位的地板，腳底下也無一寸泥土，僅是他人房間的天花。

每說到夢想家園，港人誰不嚮往獨門獨戶有屋有園的房子？一些有遠見者，早已在新界、離島等處購下了洋房或村屋，有機會便逃出石屎森林，回到那屬於自家的一方空間，盡情享受陽光、土地和海灘帶來的樂趣。

更有甚者，以有限能力，買下一塊土地，或者一畝破屋，自己設計，慢慢建造，一磚一石起出一幢別墅。在我最近看到的報道中，有個故事講的不是華人，而是一對南非夫婦。男的是位建築師，四十幾歲時有了四個孩子，卻沒有物業，某日坐飛機時，他突生靈感，彷彿看到未來的家園，面向湛藍大西洋，背靠巍峨大山脈，要多美有多美，他興奮地立即在廢紙上劃下草圖。

後來，他傾盡所有，真的買到一塊大西洋邊的荒地，工餘時間，他帶領妻兒辛勤起屋，經兩年苦幹基本完工，入住五十年來不斷完善，目前那屋是開普敦最美海景房。兩夫婦都已九十高齡仍很健康，白天去市區的自家工作室上班，晚上便回到漂亮大屋養花弄草，他們已將親自動手建造夢想家園的經歷寫成了一本

紅塵記事

慕秋

wusiupikwa23@yahoo.com.hk

逢周一、三、五見報



夜讀抄

一獸

xuke1608@126.com

逢周五見報

